

江青欲跟林彪结亲被拒

当年,林彪家有一位不是家人,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,她就是王淑媛。王淑媛 1963 年秋从解放军测绘学院幼儿园到毛家湾为林彪一家人服务,直到 1971 年“九一三”事件。她讲述了在林彪家时看到听到的一些细节。

叶群跪求林彪别顶撞江青

叶群在“文革”中政治地位不断提升,然而家庭生活却不美满。有一次,叶群对王淑媛说:你守死寡,我守活寡。为了首长(指林彪)的身体,我早就与他分居了。叶群与林彪既存在矛盾,又有共同利益,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互相依赖。有一次,江青到毛家湾,与林彪在房间里谈话,叶群让王淑媛在走廊里观察动静,有情况向

她报告。不知什么原因,林、江谈得很不愉快,吵了起来。江青把门一摔,昂着头走了。叶群听到王淑媛报告后,跪在林彪面前,哀求他以后千万不要顶撞江青了:“你跟她斗,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。”

林豆豆调查自己是否叶群亲生

叶群对林立果是特别宠爱,对林豆豆却很不好,常常怀疑林豆豆在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。她有时用脚踢豆豆,用手揪她的头发。以致豆豆怀疑叶群是否是自己的亲生母亲。

林豆豆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,有人给林豆豆写匿名信,说叶群是后妈,后来,林豆豆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,证实自己确实是叶群所生,然而,母女关系仍然没有大

的改善。

林彪拒提亲称只能是工作关系

令人不解的是,叶群对林豆豆的婚姻却是异常关心,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为林豆豆选婿。

关于此事,据说是在一次江青到毛家湾看望林、叶,走了以后,叶群对王淑媛说,江青向林彪、叶群为毛某某说亲,希望豆豆嫁给毛某某。江青说: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,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找“对象”,别人是不能主动来求婚的,然而,遭到林彪的拒绝。林彪说:我们只能是工作关系,不能结亲家,那样不好,我要给豆豆找个普通人家。

《快乐老人报》文 / 佚名

埋下养老隐患的一次政策失误

1951 年,《劳动保险条例》颁布实施,得到工人的热烈拥护。根据条例,企业根据工资总额的 3%按月提取劳动保险基金,其中 70%留存企业基层工会,用于支付职工养老、医疗等各种保障性开支,30%上缴中华全国总工会供统筹,此统筹实际上是全国统筹。退休职工则是根据工龄,从劳动保险基金中获得原工资 35%~60%(1953 年提高到 50%~70%)的养老

金。

然而到了 1969 年 2 月,为了集中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,财政部发布文件宣布“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”,并将当时全国总工会积存的近 4 亿元社会保险总基金也缴解国库,转为财政资金。职工退休金由此完全成为企业自身的责任。当企业改革,实行自负盈亏后,国有企业职工养老无统筹和积累

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临终遗言说什么？

1975 年 6 月间,被病痛折磨的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,体重只剩下 61 斤,在病榻上强撑着起来,用颤抖的手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。

主席：

问候主席,您好!

我第三次开刀后,这八十天恢复好,消化正常,无潜血。膀胱出血仍未断,这八十天(从三月二十六不到,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(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,一月开全会共两次),共八十多天只有 13cc,还略多: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,可疑细胞只三次,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,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,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,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,免致不能电烧,流血多,非开刀不可,十五日夜已批准。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,体重还有六十一斤。一切正常可保无虞,务请主席放心。

手术后情况,当由他们报告。

为人民为世界人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,(原文如此)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(即波尔布特,时为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)同志之后,早治眼病,必能影响好声音、走路、游泳、写字,看文件等。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。只是麻醉手术,经过研究,不管它是有效无效,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。这段话,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!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,得主席谆谆善诱,而仍不断犯错,甚至犯罪,真愧悔无极。现在病中,反复回忆反省,不仅要保持晚节,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。

祝主席日益健康!

周恩来

1975.6.16.22 时

写罢这封信后,周恩来又以请求的口吻,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

便条。

玉凤同志：

您好!

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。请你视情况,待主席精神好,吃得好,睡得好的时(候),念给主席一听,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,拜托拜托。

周恩来

1975.6.16.22 时半

1976 年 1 月 7 日,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。医疗组成员、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,随时准备抢救。

深夜 11 时,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。他微睁双眼,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,用微弱的声音说道:“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。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,那里更需要你们……”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

《文史博览》

2012 年第 2 期文 / 廖春梅

海助力他出任“警政部部长”一职。

但在周佛海想要让自己的内弟杨树屏升任常务次长时,却被李士群回绝。更为严重的是,李士群对日军要求将江苏等省农村的粮食大批调进上海的决策,公开表达反对意见,也为日军最后除掉他埋下伏笔。

毒药藏于冷饮中

李士群的日本后台主要是日本军部代表晴气庆胤。在临死之前,李士群也感受到威胁。在 1943 年 7 月写给晴气庆胤的一封信内,他说:“一切都陷入了僵局。周佛海正在暗中活动,企图把我从江苏省撵走。失去了江苏省,我就难以供养部下。但是,如果我离开中国,周佛海也不至于对我的部下见死不救吧。我为了自己,也为了部下,希望能暂时流亡到日本,你看怎么样?”

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流亡日本,国民政府的“军统”首领戴笠就已经决定除掉他。“军统”向周佛海下达了除掉李士群的命令,周佛海想了各种可能铲除李士群之方法,终于决定自离间其与日人之关系着手,以期借刀杀人。

对李士群不满的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,在家设宴招待李士群。据战后“汉奸大审”罗君强供述,毒药藏于冷饮中,最终导致李士群死亡。

李士群,这个在血雨腥风政治角力中龙战虎争的狠角色,最终四面楚歌,悲剧收场,丢掉了卿卿性命。

《南方都市报》2013.10.9 文 / 韩福东

毒死 76 号魔窟”头子

李士群:我做了一世特工,却落在陷阱里

没有,就依靠日本人。”这句话,可以看作他何以投敌的注解。

李士群效忠日本的时间,早于汪伪政府成立。他很快由国民党“中统”一个中级干部(变节前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),跃升为汪伪政府的特工掌门人。

“太有血腥味的地方”

“七十六号”是一个庞大的组织,李又是特工中的老手,六年中在上海制造出不少令人战栗的血腥事件。

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有八处四室。八处中,前四处分别对付国民党“军统”、“中统”、“忠义救国军”和租界。与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斗争,归在第二处附设的 C·P 股。“七十六号”羁禁与审问重庆地下人员的所在,就在二门内的一排平房中。“七十六号”用毒刑,皮鞭而外,老虎凳等一切,应有尽有。汪夫人陈璧君有一次愤然对人说:“‘七十六号’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。”

陈璧君所代表的汪伪“公馆派”政治人物,是李士群所极力拉拢的对象,对其过于“血腥”的作风尚有意见。其他汪伪派系,在与信奉“摸大鱼”主义一贯大权独揽的李士群,矛盾更加激烈。

此外,李士群还得罪了“行政院副院长”周佛海。李士群原是周佛海嫡系,周佛

美国用了十年研究

才能在太空 喝尿”

中秋节前,浙江科技馆来了两位重量级的科学家:73 岁的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陶建中、75 岁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吴国兴,他们都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贡献者和见证人。两位航天领域的专家,向公众讲述了载人航天器背后,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秘密。

陶建中：

交会对接次次成功

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

陶老从事航天事业 50 年,最为熟悉的,是他研究了大半辈子的航天器空间对接技术。

“从天宫一号 2011 年 9 月 29 日 21 时 16 分 3 秒发射上天后,直到神十回来,我国先后进行过 8 次航天器交会,6 次对接。”

陶老讲述了这时间不长的交会对接背后的跌宕起伏,“迄今为止,全世界在轨成功实现交会对接大约已有 300 多次。这背后,有许多失败的教训。”

前苏联搞航天器交会对接初期,每次新上一座飞船,一上天要对接,就出状况:不是航天员辨不清东南西北,把对接方向搞反了,就是雷达坏了,无法对接,要不就是对接机构卡壳了……美国早期进行交会对接,也有过失败经历。

相比较,我国起步虽然晚了 10 多年,但载人航天工程的进展,比美国、前苏联来得顺利:自 2011 年天宫一号发射成功后,至今它已与 3 架航天器进行了 6 次对接,次次成功,实现了真正的“高精度对接”。

吴国兴：

尿变水循环利用

是我们急需攻克难题

我国宇航员上天,带的饮用水都是矿泉水,美国空间站的宇航员不同,他们平常喝的水,是宇航员的尿液转化处理而来的。

“在几百公里外太空中,水可是绝对的稀罕物。”吴老给大家算一笔账:假设在国际空间站有 7 名机组人员,那么他们每年所需要的最低饮水量大概为 6.8 吨。从地球上运输到太空,每公斤水的运输成本大概要 5 万美元。那么每年光水的运输花费,就得用去 18 亿人民币。

吴老放了段录像,宇航员在太空刷牙。首先,航天员将一滴水(有且只有一滴)放到牙刷上,再沾牙膏。然后,开始叽里咕噜地刷牙。当刷牙完成后,航天员得把嘴里的水、牙膏咽下去,顶多再喝进去一滴水。

在水资源极度缺乏的情况下,长时间需要待在太空的美国航天员,采取了喝“尿”的方式,来化解这一难题。

“别小看这个事,尿变水是世界上一项非常先进、重要的技术。我国目前就还没有这项技术。”吴老说,美国科学家花了 10 年时间,耗费了 25 亿美元,研究出了这套“尿变水”系统。

在航天器里,有专门的容器,收集宇航员的小便,系统通过将其变成蒸馏水、再去除杂质等过程,最终将尿液变成可饮用的干净的水。

吴老一转语调:“但是呢,这事儿,不知道还好,试想给你一杯‘纯净水’,你喝着高兴,再告诉你,这是尿变来的,你还能喝得下去吗?”

吴老说,其实“尿变水”技术,它可以解决太空缺水的问题;它同时对地球上的人类,也有很大的价值,“有了这样的技术,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些地区的水资源缺乏问题。”

《钱江晚报》2013.9.19

文 / 章咪佳 周丝韵